

皮罗学说概要

第一卷 [怀疑论的一般特征]^①

1. 关于各种哲学体系的主要区别

任何研究的自然结果必然是下列三种之一，研究者或是找到了真理；或是认为真理不可知、不可理解；或是继续从事探究。所以，同样关于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有人宣称已经发现了真理，有人断言真理不可被把握，有人继续求索。那些宣称已经发现了真理的人是“独断论者”，举例来说，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还有伊壁鸠鲁、斯多亚派以及其他某些人。克莱多马库斯（Cleitomachus）和卡尔尼亚德（Carneades）以及其他的学园派把真理看成是不可把握的。怀疑论者则继续研究。这样，人们似乎可以合情合理地把哲学分成三种主要类型：独断论，学园派和怀疑论。其他的学派最好由其他的人去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扼要地描述怀疑论。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下面要说的一切，并没有断定其事实真是如此；我只是像一个编年史家那样，按照事实当下向我呈现的样子，简单地记下每件事实。

2. 关于怀疑论的论证

在怀疑论哲学中，有一类论证（或一个部门）被称为“一

① 凡加括号的标题为中译者根据文意所加。——中译者注

般的”，还有一类被称为“专门的”。在一般的论证中，我们将提出怀疑论的特征，表述它的意图和原则，它的逻辑方法、标准和目的；还有它导向悬而不决的“式”或“方式”；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采用怀疑论的公式，还有怀疑论和与之相近的哲学的区别。在专门的论证中，我们将陈述对于所谓哲学的几个部门的批判。让我们从一般论证开始，首先看看赋予怀疑论的几个名称。

3. 关于怀疑论的命名

怀疑论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名称。由于其积极从事研究和探询活动，它也被称作“研究派”；从研究者在研究后的心境出发，它得名“悬而不决派”；由于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他们有怀疑和追寻的习惯，或者由于他们对肯定与否定不作决定的态度，他们也被称作“困惑派”；由于皮罗看起来比前人更加彻底、公开地致力于怀疑论，又被称作“皮罗派”。

4. 怀疑论是什么

怀疑论是一种能力或心态，它使用一切方式把呈现与判断对立起来，结果由于对立的对象和理性的同等有效性，我们首先产生心灵的悬而不决状态，接着产生“不被扰乱”或“宁静”的状态。我们称它为一种“能力”，并不指什么微妙的涵义，只是指“能够”的意思。我们说的“呈现”指感知的对象，我们把它们与思想或“判断”的对象进行对照。“用一切方式”可以与“能力”一词联系起来，此处的能力是我们说过的那种通常的意义所理解的“能力”一词；也可以与“把呈现与判断对立起来”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们对立起来，于是

有呈现与呈现的对立，判断与判断对立，或判断与呈现对立。为了把所有这些对立包容进来，我们采用“以一切方式”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以一切方式”与“呈现与判断”联系起来，以便使我们不必去研究呈现是如何呈现的，或者思想对象是如何进行判断的，只在简单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对立的判断”一语，并不指否定或肯定，而只是当成“冲突的判断”的同义词。“同等有效性”是指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上的相同，表明冲突中的判断没有一个在可能性上优先于其他。“悬而不决（悬疑）”是一种心灵的休憩，即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任何事物。“宁静”是灵魂的不被扰乱、平静的状态。宁静是如何随着悬而不决判断而进入灵魂的，我们将在第 12 章“关于目的”中加以解释。

5. 关于怀疑论者

在对怀疑论体系的定义中，“皮罗派哲学家”已经被隐含地包括于其中，皮罗派哲学家就是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6. 怀疑论的原则

怀疑论的起因在我们看来是希望获得心灵的宁静。有才能的人受到事物中的矛盾的困扰，怀疑自己应当接受那种选择，就去研究事物中何真何假，希望能够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而获得宁静。怀疑论体系主要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之对立，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原则带来的结果就是停止独断。

7. 怀疑论也独断吗？

当我们说怀疑者有意回避独断时，我们并不和某些人一样，

在广义的“同意一件事”的意义上使用“断言”（dogma）一词，因为怀疑者是承认作为感性印象之必然结果的感受的。比如，他在感受到热或冷的时候，他不会说：“我觉得我不热或不冷。”当我们说“他不独断”时，“独断”的意思只是有人所用的那个意思，即“赞同（assent to）科学研究中的不明对象”，因为皮罗派哲学家不承认任何不明白的事物。进一步说，即使是在列举怀疑论关于不明白事物的公式——比如公式“谁也不更（可取）”，或“我什么也不断定”，或其他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的公式——时，他也不独断。因为独断论者在独断事情的时候是把它当作确实存在的东西，而怀疑论并不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提出这些公式；因为他认识到，正像“一切都是错的”这一公式在宣称其他事情是错的同时也宣称了该公式本身是错的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也是如此；“谁也不更”的公式也宣称了自己和其他事物一样“也不更”可取，从而把自己和其他事物一起否定了。其他的公式也是如此。故而，独断论者把自己的对象当实质性真理提出来，怀疑论者表述自己的公式的方式却是要让它们实际上也被自己所否定了；这样的表述不能算独断。更重要的是，在表述这些公式的时候，他表达的只是向他显现的事情，以非独断的方式说出他自己的印象，不对外部实在作任何正面的肯定。

8. 怀疑论有没有教义原则？

在回答“怀疑论有没有教义原则”时，我们也遵循同样的思路。如果人们把“教义原则”定义为“遵循一系列相互依赖并依赖现象的教条”，并把“教条”（dogma）定义为“承认一个不明白的命题”，那么可以说怀疑论没有教义原则。但如果把“教义原则”定义为“这样一种程序，即依据现象，遵守一定的

推理——即那种表明如何能看上去正当地（“正当”是广义的，不仅指德性）生活而且有助于人们悬而不决的推理”，那么，我们说怀疑论者有教义原则，因为我们确乎遵循这样的推理——它是与现象一致的，并能为我们指出一种与我们国家的习俗、法律及体制，以及我们的本能感受一致的生活。

9. 怀疑论讨论自然学吗？

在“怀疑论者应当讨论自然学问题吗？”的问题上，我们的回答也是类似的。因为一方面，在对于任何自然学中独断地讨论的问题作出确信的、肯定的判断的意义上，我们不讨论自然学；而另一方面，就我们的思维方式——即给每一个命题对立一个同等有效的相反命题——而言，以及就我们的追寻心灵宁静的理论而言，我们是讨论自然学的。这也是我们看待所谓“哲学”中的逻辑学部门和伦理学部门的态度。

10. 怀疑论否认呈现吗？

那些说“怀疑论者否认呈现”或现象的人，在我看来那是不熟悉我们学派的表述。我们并不推翻那些我们必然感受到的感性印象。这些印象就是呈现。当我们探问背后的客体是否正如它所呈现的这样时，我们是肯定了它呈现这一事实。我们的怀疑并不涉及呈现本身，而只涉及对呈现的判断——这与怀疑呈现本身不是一回事。比如，蜂蜜对我们呈现为甜的（这个我们是承认的，因为我们通过感觉觉得甜）；但是它本身是否甜，我们就不能确定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呈现，而是对于呈现的判断。即使我们真的批判呈现，我们也不是想要否认呈现，而是要指出独断论者的草率。如果理性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它把呈现从我们的

眼皮底下夺走，那么，我们当然要在有关不明白的事情上去怀疑它，不要由于跟着它而草率行事。

11. 怀疑论的标准

我们坚持呈现，这也可以从我们关于怀疑论学派的标准的讨论中看出来。“标准”一词有两种用法。它可以指“判定信念的真假的尺度”（我们在下面会批判这种用法）；它也可以指行为的标准——在生活行为中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后一种用法上的标准。怀疑论的标准是“呈现”，它基本上指感觉呈现。因为这属于感情和非主动性的感受，它不在可以怀疑之列。所以，我认为没有人会争论背后的对象有这种或那种呈现；争论的焦点是：背后的对象是否真的像它呈现的那个样子。

坚持呈现，这就使我们按照通常的生活规则非独断地生活，因为我们无法完全不行动。这一生活的准则具体又可分为四种：一方面是自然的指导，一方面是情感的驱使，一方面是法律和习俗的传统，再一方面是技艺的教化。自然的指导使我们通过它们自然地能够感觉和思考；情感的驱使是诸如饥渴令人去饮食；习俗和法律的傳統使我们据以认为生活中的虔敬是善，不虔敬是恶；技艺的教化是使我们不至于不懂技艺。但是我们并非独断地说这些话的。

12. 怀疑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下一个主题是怀疑论体系的最终目的。所谓“终极目的”就是“一切行为和思考都是为了它而做的，但是它却不是因为其他的事物而存在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是“追求

的最终对象”。我们肯定怀疑论的终极目的是对于意见之争保持灵魂的平静状态，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情绪平和。怀疑论做哲学研究，希望判定感觉印象中谁真谁假，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获得安宁；可是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同等有效的矛盾命题中。他无法决定谁真谁假，只好悬搁判断。当他陷入这种悬而不决状态之中后，面对意见之争的宁静却出现了。因为一个相信事物有本性上的好与坏的人永远处于不宁静当中：当他没有获得他认为是本性上的好东西时，他就相信自己遭受着本性上坏的东西的折磨，他要追求那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但是当他得到了好东西后，他还是不断烦恼，因为他的非理性的和非节制的狂喜，也因为他害怕命运变化；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避免失去他认为是好的东西。但是，一个不断定任何本性上的好与坏的人，既不会过分热心地追求什么，也不会过分努力地逃避什么；这样，他就不会感到烦恼。

事实上，怀疑论曾有过画家阿派勒斯曾经的经历。有一次，阿派勒斯画马，想画出马的唾沫，但他失败了，气得他把用来擦洗画笔上油彩的海绵扔向画面。未曾料到，海绵留下的痕迹却产生了马的唾沫的效果。同样地，怀疑论曾希望通过在感性及思想的对象种种分歧之中作出是非判定来获致宁静。由于做不到，他们悬搁判断。这时他们却发现平静好像是偶然似的随着悬搁判断出现了，就像影子随着物体出现一样。我们不是说怀疑派能够完全不受扰乱，而是说他们只受必然发生的事情的扰乱，因为我们认为他会有时感到冷或渴，以及遭受其他类似的麻烦。但是，即使在这一情况下，普通人也受到两种困扰，一种是感受本身，另一种，同样激烈地，是认为这些遭遇是本性上的坏事之信念。怀疑论者由于拒斥在这些情况中附加上去的“本性坏”之信念，就避开了遭受更多的烦恼。所以我们说，在有关意见的事情上，怀疑论的最终目的是宁静；在不可避免的事情上，是“平和的

感受”。不过有些著名的怀疑论者还加上了一个定义：“在研究中悬搁判断。”

13. 导向悬搁判断的一般的“式”

我们既然已经说过宁静伴随悬搁判断而来，下面的任务就要解释我们怎么达到这一悬而不决。一般地说，这是把事情对立起来的结果。我们或者把呈现与呈现对立起来，或者把思想的对象相互对立起来，或者把呈现与思想对立起来。比如，当我们说“同一座塔从远处看是圆的，走近看是方的”时，我们就是把呈现与呈现对立起来。当对那些从天体运行的有序性推论出天命存在的人提出一个相反的事实：好人常常过得差，坏人常常享着福，并由此推出天命不存在，这就是把思想与思想对立起来。至于思想与呈现对立的例子，可以举阿那克萨戈拉反对“雪是白色的”时的论证：“雪是冻住的水，而水是黑色的，所以雪是黑色的。”换个角度，我们有时把现在的事情与现在的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前面讲的；有的时候把现在的事情与过去的和未来的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当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反驳的理论时，我们回答说：“正像在贵学派创始人诞生之前，贵派的理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显得不那么确实可信；同样，很可能与你所提出的对立的理论现在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还不太知晓而已。所以，我们不当承认你的这个在目前显得可信的理论。”

但为了更精确地理解这些对立，我将描述“悬而不决”得以产生的各种“式”；同时，我们对它们的数目和可信性不作任何正面肯定，因为它们也许是不可靠的，也许比我提到的还要多。

14. 关于十式

早期的怀疑论一般认为导向悬而不决的“式”有十个，并冠之以与“式”同义的名字，如“论证”或“立场”。基于产生的依据不同，它们分别是：（1）动物的种类；（2）人的不同；（3）感官结构的不同；（4）环境条件的不同；（5）位置、间隔和处所的不同；（6）媒介物的不同；（7）对象数量与构造的不同；（8）相对性；（9）发生的多寡；（10）教育、习俗、法律、传说和教义信仰的不同。以上的排序不分先后。

这些式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三大类：根据进行判断的主体的式，根据被判断的对象的式，以及根据双方的式。十式中的前四种式可以归入“根据主体的式”（因为进行判断的主体要么是一头动物，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一种感官，并且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之中）；第 7、10 式涉及到的是“被判断的对象”；第 5、6、8 和第 9 式则涉及到了主体和客体双方。进一步来说，这三种式又都可以归入“相对性”（关系）的范畴之下。所以，相对性是最高的种，“三式”是属，十式是亚属。有关这些式的数量就大致谈到这里。下面我们阐发它们的论证力量：

第一式是说：由于动物之间的不同，同样的对象不会产生相同的印象。这一点我们是从它们的不同产生方式和不同的身体构造推论出来的。就产生（繁殖）的方式而言，有的动物不是通过性的结合产生的，有的是通过性交产生的。非性繁殖的生物中，有的是从火里产生的，比如壁炉中可以看到微生物；有的来自腐水，比如蠓虫；有的来自变酸的酒，比如蚂蚁；有的从泥土中出生，如蚱蜢；还有的来自泥沼，比如青蛙；有的从烂泥中出现，如蠕虫；有的从灰尘中出生，如甲虫；有的从植物中出生，如毛毛虫；有的从果子里出生，如从野生无花果中出生的五

倍子；还有的从腐败的动物尸体中出生，比如蜜蜂从公牛尸体中出生，黄蜂从死马中出生。就有性繁殖的动物而言，有的——事实上是大部分——来自同一种类的父母，有的来自不同种类的父母，比如骡子。在动物中，一般来说，有的出生时就是活的，比如人；有的生下来时是蛋，比如说鸟；有的是一堆肉，比如熊。很自然，这些千差万别的繁殖方式会造成各种动物的感觉互相不同。这是它们的感觉之所以分歧、不和及冲突的一个原因。

而且，在身体的最主要部分——尤其是那些自然功用就是进行判断和感知的身体器官——方面的不同，也足以产生感性印象上的众多分歧。在我们常人看来是白的东西，黄疸病人把它说成是黄的，红眼病人则说成是血红的。既然有的动物天生就是黄眼，有的是红眼，有的是粉红眼，有的动物还有其他颜色的眼睛，我推测它们对相同事物的色彩感觉必不相同。再者，如果我们盯着太阳看了一段时间后再低头看书，字母看上去就显得是金黄色的和圆滚滚的。那么，既然有的动物的眼睛中天生就有光亮，从中散发出精微流动的光束，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得见，我们只得承认，它们对于外在物体的感受必然也与我们不一样。玩杂技的人通过在灯心上涂抹铜锈或墨鱼汁，能让站在边上的人一会儿显得像是铜色的，一会儿显得像是黑色的——不过就是通过增添了一点点物质而已。显然，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推论，当不同的汁液混合在动物的眼睛中的时候，外物的印象必然就会显得不同。再者，如果从一边压迫眼球，所见事物的形状、大小则变成狭且长了。因此，所有瞳孔是斜且长的那些动物——比如山羊、猫以及类似的动物——的感觉印象，自然就会与圆眼动物的感觉印象不一样。镜子由于构造的不同，也会有时把外物反映成非常小——比如当镜子是凹进去的时候；有时又把外物反映成长且窄的——比如当镜子凸起时。有的镜子还把外物照得头足颠倒。那么，既然有的动物的视觉器官确实长得凸出脸外，而有的

动物的眼睛却凹陷进去，有的则是平板的，那么，它们的感覺印象应当相当不同；同一个物体，在狗、鱼、狮子、人和蝗虫看来，无论在大小还是在形状上，必然不一样；它们所产生的每种形象会由于接受印象的眼睛不同而不同。

其他感官也是这样。比如就触觉而言，贝壳动物、皮肉动物、长刺的动物和长羽毛的动物、长鳞的动物，它们的触觉怎么可能一致？就听觉而言，耳朵管道宽的动物和耳朵管道窄的动物，长着毛茸茸耳朵的动物和长着平滑耳朵的动物，对声音的感觉当然也就不同。当我们自己把耳朵塞起来时和不塞的时候，我们的听觉就不一样。味感也会由于动物的不同而不同。因为，当我们自己在感冒和体液过多时，其感觉都与当我们头里面充血时的感觉不一样，对别人感到甜蜜的味道很排斥，觉得它有毒；那么，我们很有理由推论：动物们既然有的天生就松软多汁，有的充血，有的黄胆汁或黑胆汁极为丰富，对于味觉的对象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味觉也是如此，因为有的动物的舌头粗糙且干，有的却极为潮湿。我们自己当舌头很干燥的时候，比如发烧的时候，拿来的食物令人觉得味如嚼蜡，苦不堪言——据说这是由我们身上此时占上风的液体所引起的。那么既然动物的味觉器官不同，各自当中占上风的液体不同，那么，它们对于真实对象的印象势必不同。因为，正如同样的食物在消化之后在有的地方变成静脉，有的地方变成动脉，有的地方变成骨头，有的地方变成筋腱，或是别的什么器官，由于不同的接受地方而显现出不同的能力；——而且，就像同样的纯粹的水在被树根吸收后，在有的地方变成树皮，在有的地方变成树枝，在有的地方变成花，最后，在有的地方变成无花果、梨头或是各色水果；——而且就像音乐家吹入笛子的同一个气息有时变成尖声，有时变成低音；他在六弦琴上的同一种弹拨有时发出深沉之音，有时发出尖声；——同样，由于在感受的动物的身体结构的不同，外物将会显得

一样。

这一点还可以更为清楚地从动物对好恶的趋避中看出。甜油对人很相宜，对甲虫和蜜蜂就难以忍受；橄榄油对人的身体有益，可是当把它倒在黄蜂和蜜蜂身上时，可就毁了它们了。海水对人来说苦涩有毒，鱼却饮之乐之。猪喜欢在臭到极点的烂泥中打滚，而不喜欢到洁净的水中玩。有的动物吃草，有的动物吃灌木，有的动物吃树，还有些动物则吃草籽，还有的吃肉喝奶。有的动物吃干食，有的爱吃新鲜的，有的吃生的，有的喜欢吃烧熟的。总之，对于有的动物可口的，对于其他的动物则难吃、讨厌、有害。所以，鹌鹑吃毒参而肥壮，猪吃菲沃斯草而长膘；猪还爱吃火龙，就像鹿爱吃有毒的生物、吞食蠓虫一样。故而，当人吞下蚂蚁或树上的小虫时，感到难受抽紧；但是熊在生病的时候却通过舔食它们而能自我疗治。只要被橡树枝碰到一下，毒蛇就会瘫痪；而被梧桐叶子碰到了，蝙蝠也会瘫痪。大象看到公羊赶紧逃走，狮子害怕公鸡，海怪怕豆荚爆开的声响，老虎怕鼓声。人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其他例子，但是，为了不让陈述过分冗长，让我们总结如下：如果同一种东西对有的动物可口，对别的动物难吃，而愉快与否又依赖于感觉，那么，不同的动物对于相同的对象得到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由于动物的种类不同就显得不同，那么我们能说出的就只是我们人自己关于对象的印象，至于它的本质，只好悬而不决。我们自己不能判定我们的印象和其他动物的印象孰是孰非，因为我们自己也卷入争端，所以我們也需要一个判官，而没有资格由自己评判。此外，不管是使用证据还是不使用证据，我们都不能论证我们的印象高于非理性的动物的印象。因为，我下面将证明证据很可能不存在。此外，所谓证据必须对于我们或者是明白的，或者是不明白的。如果它是不明白的，我们就不会信任它；如果它对于我们明白的，那么，因为人们还

不清楚什么才是“对于动物是明白的”，而证据对于我们人——作为动物——是明白的，那么，我们还得追问证据本身是否是像它显现出来的那样真实可靠。打算用可疑的东西来证明正在讨论的东西，是荒谬的；^① 因为那样的话，同样一个东西将既是被相信的，又是不被相信的——就它支持别的东西来说，它是被相信的；就它还需要被证明而言，它又是不被相信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有用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感觉印象比非理性的动物更加正确的证据。这样，如果由于动物的差异，它们的感受不一样，而且无法在它们当中判定高下，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于外部事物悬搁判断。

我们还可以添说几句，在人与所谓非理性动物的感觉之间做些比较。因为，在我们的坚实的论证之后，我们觉得完全可以和那些自负的吹牛大王——独断论者们——逗逗乐子。作为一个规则，我们学派把非理性动物作为一个总体和人比较。但是独断论者吹毛求疵地说这样的比较不公平，我们就加上几句，进一步开开玩笑，仅仅从一种动物入手论证，比如就说狗，据说这是动物中最微不足道的。即使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证明动物在其感觉上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独断论者自己也同意狗的感觉比人强。它的嗅觉比我们灵敏，因为它靠嗅觉能找到看不见的野兽；它的眼睛也比我们看得快；它的耳朵非常机敏。至于理性官能，据说一种理性是内在于灵魂中的，一种理性是表达于外的。让我们首先考察内在的理性。根据这些独断论者——他们是我们现在的主要论敌斯多亚派——的说法，内在理性是关于趋利避害的，是关于有助于此的技艺的知识的，是关于与自己的本性及激情有关的美德的。但是，我们用来举例进行论证的狗，它也会趋利避害：它追逐食

^① 所谓循环论证。

物，并从举起的鞭子下逃开。他也拥有获取有利的东西的技艺——逐猎技艺。而且他甚至不缺“美德”，因为如果“公正”在于给予各人应得的东西，那么，狗欢迎并保护朋友和恩主，驱赶陌生人和敌人，当然也就不缺公正了。而美德不会孤立存在，总是互生共存，那么狗必然同时也拥有别的美德。而哲学家说过，甚至人的大多数都还没有美德呢！狗也是勇敢的，这一点从它对进攻的抵抗中就可以看出；狗还是智慧的，因为荷马证明了这一点，他吟唱道：奥德赛没有被自己家里的所有人认出来，却只被他的狗阿古斯认出来了，它既没有被奥德赛的外貌变化所迷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把握性印象；就这一点而言，它对印象的保存明显比人要强。而且，根据对非理性动物特别感兴趣的克吕西波的说法，狗甚至还拥有著名的“辩证法”。此人至少说过：狗使用了复杂的第五式无法证明的三段论。^①当狗跑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在它闻过了两条猎物不曾走过的路之后，就不再闻下去，而是立即冲上第三条路。这位老学者以为，狗实际上是这样推理的：“猎物或者是走这条路，或者是走另一条路，或者是走那条路；但是，它没有走这条和另一条路，所以它必然走的是那条路。”还有，狗还能明白和减缓自己的疼痛；因为当它脚上扎了一根刺时，它急忙在地上搓脚或是用牙咬，把它弄掉。如果它身上受了伤，因为脏污的伤口难以愈合、清洁的伤口好得快，狗会轻柔地舔去伤口上沾上的灰尘。还有呢，狗能令人叹为观止地遵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指令：休息才能治好脚。它只要伤了脚，就会抬起脚来，尽量让它不承受压力。当狗因为有害液体而感到难受，它就会吃草，这样它就能呕吐出有害的东西，恢

^①斯多亚派认为有五种三段论，它们无法证明，因为它们不需要证明，而是证明其他的论证。复杂三段论的形式是：“或者 A 或者 B 或者 C 存在；如果 A 和 B 都不存在；那么 C 存在。”

复健康。如果我们选择用来进行论证的这种动物能够选择有益的东西、避开有害的东西，而且还拥有找到有益东西的技艺、能够知道并减缓自己受到的伤害，并且不缺德性——既然这一切都标志着内在理性的完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狗是很完善的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哲学家们爱用这种动物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缘故。^①

至于外部理性或者言语，现在没有必要来讨论；因为就连独断论者自己也矢口否认言语会妨碍德性的获得，为此他们还在学习阶段就刻意练习保持静默；^②再说，如果一个人是哑巴，别人不会因此说他是非理性的。不过这些就不提了。我们确实看到动物——我们论证的主角——发出人一样的声音；比如八哥，还有其他的动物。再把这也放在一边吧。即使我们并不理解所谓非理性的动物的声音，它们还是有可能进行交谈的；因为我们在听外国人说话时，我们也不理解，听上去也像是某种单调的胡言乱语。再说，我们听到狗在驱赶人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声音，当它们在狂吠的时候，又会发出另一种声音；在挨打的时候发出不向的声音，在献媚讨好时又发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声音。所以，一般来说，无论是狗还是其他所有的动物，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在不同的场景下会发出极为不同的声音。故而，所谓非理性的动物完全可以说是拥有外在理性的。但是，如果拿动物与人相比，在感觉上、内在理性上、甚至在外在理性或言语上，它们都丝毫不差的话，那么，它们的感覺印象的可靠性就一点也不会比我们差了。

我们也可以根据每种非理性动物进行论证来达到同样的结论。比如说，谁能否认鸟儿非常聪明而且运用外在理性？因为它

① 犬儒派。

② 毕达哥拉斯派。